周艳炀文集 2

澜沧江往事

周艳炀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周艳炀文集2

报告文学·叙事诗

澜沧江往事

◆周艳炀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鲁虹　　封面设计　李建雄　　技术编辑　姜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澜沧江往事/周艳炀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12(周艳炀文集)
ISBN 7-80057-492-X
Ⅰ.澜… Ⅱ.周… Ⅲ.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②叙事诗—中国—当代　Ⅳ.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336 号

澜沧江往事

作者　周艳炀
出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发行　北京大方弘文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88 千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数　400 册
书号　ISBN 7-80057-492-X/I·59

ISBN 7-80057-492-X
9 787800 574924 >

定价:26.50 元



周艳炀，笔名雁洋。湖北石首人。中国当代作家、诗人、词作家、剧作家。1949 年参加解放军。曾任《西藏文学》副主编、西藏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创联部部长，作协西藏分会常务理事、秘书长。1979 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静静的雅鲁藏布》、《拉萨河的故事》、《澜沧江往事》雪域三部曲以及诗歌《趟过岁月的河》、诗集《尼玛夏》、散文集《森林趣话》、电视剧《还愿》、川剧《雪山泪》等。电视剧《还愿》获 1984 年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金像奖特别奖、《大众电视》荣誉奖；歌词《我的家乡好》获 1984 年全国民族团结征歌一等奖，《我爱拉萨日光城》、《我爱金子般的家乡》分别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1982 年）和二等奖（1983 年）；童话长诗《小鹿格桑》、《森林里的审判会》、《桑珠湖之歌》分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文学作品二等奖（1981 年、1982 年、1983 年）。

序一

周韶西

一天，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主任编辑给我打电话说："你父亲的书稿《周艳炀文集》我们收到了。经出版社研究，决定列入今年的出版计划。你父亲是西藏的老同志、老作家，我们想在书中插几篇序，想来想去，你是搞文学评论的，最了解你的父亲，这其中一篇序就由你来写吧。"

儿子为父亲的书写序，这主意不错。父亲退休离开西藏已经10多年了，熟悉他的人都走了，谁能为他的文集写序呢？只有我最合适了。想写写父亲亦是我很久的愿望了，只是下海多年，笔头生疏了，怕贻笑大方，就搁下了。

为父亲的书写序，我想到了夕阳。父亲已进入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稀之年，他不正像那火红燃烧的夕阳吗？《周艳炀文集》中《静静的雅鲁藏布》、《澜沧江往事》、《拉萨河的故事》以及他即将陆续脱稿的长篇小说等，不就是他心底里放射出的感情光芒，通过他的笔汇聚成一朵朵燃烧的云霞吗？父亲喜欢夕阳，他常常眺望夕阳燃烧的远方。火红的夕阳照耀着父亲坚毅挺拔的身躯，他满头的银发在夕阳的微风中飘动，闪烁着橘红色的光泽。

我知道，父亲为什么喜欢看夕阳，因为夕阳燃烧沉落之处正是父亲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雪域高原。在那片土地上曾留下了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在那片土地上有他们长眠的战友和同志，在那片土地上有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在那片土地上有他们太多的牵挂……父亲深深地眷恋着那片激情燃烧的土地。

父亲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他不仅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兄长从事藏学研究和我从事文学写作都是父亲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结果。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父亲是一面镜子。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公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在《西藏文学》担任过多年副主编、年龄不到60岁的父亲突然从西藏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兼创联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了。这让我们大惑不解，父亲正处在事业的高峰时期，兢兢业业，满腔热忱，怎么说退就退了呢？（那时对他们

这类人并没有年龄限制)。我们问及此事,他总是苦苦地笑一笑,对我们说:"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几十年奔波忙碌,也没有为自己,为这个家忙过什么,也该回去建个安身的窝了。"父亲的话充满了惆怅和无奈。父亲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对生活一向乐观自信,对工作和事业充满了激情。后来,我想这其中必有难言的初衷。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当初父亲为什么会主动提出退休,离开他深爱的那片土地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明白也许更好。

父亲和母亲退休回到家乡,生存环境的突然改变,当地政府又无法也无力关照他们,加之身边没有子女——三个子女天各一方,至今也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他们感到异常的孤独、无助和失落。坚强而自信的父亲,忽然间变得脾气暴躁,情绪激动,动不动就会大发雷霆,甚至在大街上也会为一件不平事与别人大动肝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都很难适应新的环境,许多疾病也随之爆发(西藏的老干部回内地都有三年的危险期),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三年过去了,父亲的情绪逐步稳定下来,他开始思考自己晚年的人生道路,开始了自我心理调节,并从艰难的现实生活中悟出了人生苦短、光阴似箭的道理,真正懂得了晚年的人生价值——为了他一生追求的梦想,为了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为了在那片土地上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这样一群人的夙愿,也为了那一幕幕让他无法忘怀的艰难岁月和激荡人心、可歌可泣的往事。父亲凭

借着坚强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结实的体魄，渐渐地战胜了病魔，度过了那段失魂落魄的日子，从迷茫与苦涩中走出来，重新拿起他手中的笔，开始了他人生第二次辉煌的历程。10 多年过去了，从他笔中流出了一段段深情隽永的文字，一部部气势宏伟的作品，描绘和展现出西藏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揭示了西藏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这些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父亲晚年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人生价值。

这次即将出版的《周艳炀文集》有三卷，包括文集一《静静的雅鲁藏布》、文集二《澜沧江往事》和文集三《拉萨河的故事》三部作品，它们凝聚了父亲晚年的心血，凝聚了父亲对那片土地的觉悟与热爱。由于篇幅有限，只能简单地谈谈父亲的这三部作品。

《周艳炀文集》一之《静静的雅鲁藏布》收集了父亲 300 余首诗词，这是他从几十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近 500 首诗词中挑选出来的，包括诗歌和歌词两个部分。其中诗歌包括第一部分“吉祥的哈达”、第二部分“雅鲁藏布的眼泪”、第三部分“雅鲁藏布的情歌”、第四部分“雅鲁藏布的酒歌”和第五部分“故乡恋曲”。这些诗、词绝大部分是父亲自 1956 年以来陆续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各种报刊上的，而且有许多首诗荣获过国家和西藏自治区的一、二、三等奖；许多歌词由西藏著名作曲家谱曲后获得大奖，并广为流传，如《我爱拉萨日光城》、《我的家乡好》、《我爱金子般的

家乡》等。父亲蘸着翻身农奴动情的热泪创作编写的“雅鲁藏布的眼泪”曾用汉文和藏文在《西藏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许多报刊上发表，并流传到民间，仅1962年中国唱片社专程到昌都收集到的全区较有名气的民歌手的民歌中就有父亲创作的20多首新歌。

父亲的诗、词大部分采用民歌体和谚语的表现方式，对藏民族的习俗、感情、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描绘，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语言生动质朴，通俗易懂，直抒胸臆，但寓意深刻。父亲长期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与当地的藏族群众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和翻身解放的欢乐。所以从父亲的诗词中，你可以看到或听到翻身农奴在成长道路上自豪的歌声，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当家作主的喜悦。父亲常说：“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作家，他总是写自己熟悉和理解的生活。只有投身于生活，才能对人民群众及其生活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炽热的爱；只有真正和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一起，你才能感受和理解他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历史变迁和生活愿望，并通过体验和观察，将纷纭复杂、五光十色的生活进行艺术的分析和加工，这样才能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才能准确而真实地反映生活，构成鲜明而典型的艺术形象。”

《周艳炀文集》二之《澜沧江往事》主要包括记述西藏昌都战役的长篇报告文学《回荡在心底的炮声》

和长篇叙事诗《澜沧江往事》两部作品。《回荡在心底的炮声》是父亲长篇报告文学《在那片土地上》中的一个章节——“昌都战役篇”。之所以要首先在《周艳炀文集》二中结集出版，这是父亲的心愿。父亲退休后，在西藏的那段历史日日夜夜地撞击着他的心，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那段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他眼前闪现，先烈们仿佛在对他诉说着什么。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把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记录下来，以尽早告慰先烈的英灵，让曾经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尽早地读到这篇文章。正如父亲所说的：“50 年前那些感人肺腑的追忆，梦幻的遐思，宛如夜空繁星在我的脑海里闪耀。有多少想说而未说的话，憋得心里难受；有多少想讲而未讲的故事，觉得有愧于先烈，也有愧于后人。”

在这篇报告文学式的回忆录中，父亲以他喷泉般涌动的激情，用其真挚而深情的笔触，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 1950 年昌都战役前后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中一支普通的炮兵连队（父亲当时所在的连队），为了民族自由解放的新生，为了“定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为了保障昌都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人民战士谱写的一曲曲民族团结之歌，一曲曲不计报酬只讲奉献的革命传统之歌，一曲曲不畏艰难困苦、以苦为荣的献身精神之歌。父亲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已把自己的生命与感情同那个时代，同

他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之战斗的人民连在了一起，他凭借着历史的见证人和生活的参与者所独有的“真诚”，将历史化为史诗。这篇回忆录，不是以华丽的词藻和离奇的情节来取悦读者，而是以其真实生动的故事来再现那段可歌可泣的生活，以朴素的语言和真切的感情打动人心，以底蕴深厚的思想情感达到感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就是那场特殊的战斗、那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使刚刚19岁参军只有几个月的父亲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行军途中，是支前的藏族民工把他从雪堆里救出，赶上了部队；返回部队后，他感受到了战友们如亲人般的关怀和照顾，如兄长般的帮助和教育，体验到了人民解放军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情操。特别是几个月后父亲得知他同班的战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后，父亲流泪了，被战友们的英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从而使他真正地懂得了革命的意义，树立起了革命的理想，奠定了他一生追求光明的信念。那场特殊的战斗，将他炼就成一个真正的军人。从此他的一生都始终遵循着那个时代的军人坚忍不拔、斗志昂扬的思想品格和政治风范，以至于进入古稀之年，满头银发的父亲始终像一位军人，目光炯炯、身板挺直，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激情和自信。

《澜沧江往事》是父亲晚年用七言诗体创作而成的自传体叙事长诗，全诗一千四百多行。这种用长诗体撰写的自传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从这部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传体长诗中可见父亲擅长叙事长诗的艺术风格，以及他为人、为世、为文的品格。父亲写自传不仅仅是在写他自己，而是在写那个年代，写他们那一代人。父亲生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和成长过程代表了那一代人。写自传成为他的一种责任。正如父亲在题记中写到的："回首往事惊奇地发现，在我的人生历史的长河中，那些起伏跌宕的波澜、凌空绽放的浪花，竟然被我一朵朵地铭刻在了心上。这壮美而苦涩的浪花，兴许是我隐衷思奋、追求执着的虔诚的心感动了上帝，在我人生的旅途中为我立下希望与理想的路牌，成为我分段奋力达到的记录！"

长篇叙事诗《澜沧江往事》记录了父亲辛酸苦涩、艰难坎坷、执着奋进、悲欢离合和荣辱相随的一生。父亲出身贫寒，7岁进山砍柴，10岁学铜匠，11岁为新四军送情报，13岁才上学，只学了二年半就因交不起两斗米学费被勒令退学，担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18岁逃丁参加革命，身材还没有步枪高，一路进军一路哭。是革命部队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懂得了没有文化就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懂得了在西藏不懂藏文藏语就不能更好地为翻身农奴服务、懂得了没有远大的理想就没有辉煌的人生的道理。为此，在艰苦的行军路上，在危险的筑路工地，他开始勤奋刻苦地读书学习，在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同时，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在开荒农垦的每一个

深夜，他坚持着用满是血泡的双手握紧钢笔，手执电筒躲在被窝里读书写日记。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他的诗作就不断见诸于《西藏日报》和《人民日报》，并开始在中央和西藏广播电台播放，藏语藏话说得更是对答如流。即是在蹲牛棚、做苦力的艰难日子里，他仍然在深夜坚持读书写作。

1976年春天父亲从昌都调到拉萨，创办《西藏文艺》（后改为《西藏文学》）做编辑，后来任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他白天自己编杂志，跑印刷，跑发行，找作者谈话，修改作品，办作家培训班和文学新人培训班（在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忙得不亦乐乎。但是到了晚上，就在寒夜孤灯下搞创作。父亲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诗人、词作家和剧作家的。可以说父亲在文学道路上成为一个像高玉宝一样的奇迹。

父亲常给我们说：他能从一个只上过二年学的苦孩子，成长为一个作家，这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所以他要全心全意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用他的笔讴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只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他很多荣誉：让他这样一个普通人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多次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和国庆招待会；作为一名业余作家能够与著名艺术家、战斗英雄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国庆观礼台上，幸福地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观礼和焰火晚会；1965年作为民歌体诗人能与著名词作家乔羽

和著名音乐家马可一起在北京文化部创作歌剧《农奴》。还有就是他的一部部作品能够顺利地出版，并能荣获各种文学奖项，这是他一生的荣耀。他所经历和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和幸福时光，使他的一生无怨无悔。

下面我想再谈谈《周艳煬文集》三之《拉萨河的故事》。这部作品由“童话长诗”和“剧本”两个部分组成。关于前者著名评论家李佳俊先生有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想就后者发表一些评论。“剧本部分”包括《还愿》(电视剧)、《雪域红霞》(现代川剧)、《高原春雷》(现代川剧)、《光荣家属》(独幕歌剧)等四部作品。这些剧作都反映了和平解放以后西藏社会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还愿》这部电视作品。

我个人认为它所表现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父亲一贯的创作理念，反映了父亲努力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这个独特的平台，来解读当时西藏社会正在出现的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和文化思潮的愿望和历史责任感。父亲早在1984年就敢于涉足这样严肃的宗教文学题材，的确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和很高超的文学驾驭能力。一家父女为了了却一个宗教心愿，千里迢迢从西藏的东部昌都一步一步地走到拉萨朝佛还愿，最后父亲客死他乡。这就是全剧的故事。

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作者想预示我们什么？作者想提醒我们什么？那就是当时西藏正在逐步升

温的宗教思潮，已经开始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父亲在电视剧中并没有说教似地要人们去做什么，去选择什么，而是热切地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能够让人们更理性地去做进一步的思考。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功恰恰反映了父亲对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反映了他在西藏基层30多年工作的实践和思考对改革开放初期西藏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文化思潮的认识。因此，当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和西藏自治区电视台播出后，立即引起轰动，并一举夺得1984年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金像奖特别奖和《大众电视》荣誉奖。

就此打住，说得太多了。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品格和行为方式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写一写和谈一谈他们那一代人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2005年7月18日

于成都温江

序二

周炜

2003年的初冬比往年要冷一些。记得是一个阴沉沉的早晨，大约在6点左右，枕边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的心随之就是一阵急跳。

我家的电话是弟弟2002年从拉萨来北京休假时给换的，价位很高，也非常的时尚，可电话的铃声却是那种让人有些接受不了的充满紧张感的急促声。我妻子曾经想尽办法要重新设定一种让人感觉舒服和柔和一点的铃声，也都以失败告终。可能是时间久了，家里人也就渐渐适应了。但一直以来我还是最怕在深夜或者是一大早听见电话的铃声。一是因为这个时间段的铃声让人感到更加的肆无忌惮，更主要的是此时的电话铃声好像会传递给人某种说不出的感

觉，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呢！其实我的儿子周煊就干过这种事。好像是他上高中的头一天，晚上11点过了他打来电话，我当时就感觉他出了什么事，果然是他打篮球右手脱臼了，忍受不了疼痛，要回家。

不过，一年多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早听见枕边电话的怪叫声。我拿起电话，是远在成都温江的母亲打来的，她说父亲高血压中风，病重已经住进医院，要我赶快回家。放下电话，我才真正感到刚才的铃声和电话传递的消息对自己心脏的刺激所带来的那种无言的痛苦。

父亲是一名解放西藏的十八军老战士，作为炮兵他曾经背着几十斤重的大炮零件从四川一直走到昌都，在完成了昌都战役之后又继续行军抵达拉萨。在接下来近30年的西藏岁月中，在林芝波密的丛林，留有父亲和战友们共同开垦的土地；在尼洋河谷的村落，留有父亲创办的小学；在昌都的扎曲河谷和昂曲河谷连绵数百公里的横断山脉，留有父亲与民工们共同修建的公路，留有父亲带领翻身农奴平叛改革的呐喊呼唤和分田地、搞建设的欢歌笑语，留有父亲不能与妻子儿女和家乡的老母团聚的思念和孤独；在拉萨河畔阳光灿烂的岁月，留有父亲开垦的文学处女地，在这里父亲用他的诗歌、歌词、电视剧和童话诗证明了一位诗人和作家对西藏的爱，对藏族同胞的爱以及对祖国的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